



书讯

故乡的原风景

何显玉

一直想给我的家乡东圩埂写一部书，记录那条圩埂上的往事故人。三年前谷雨时节，我年过九旬的母亲过世，东圩埂上的那处老屋空了，我从热闹的都市移居江南九华山中，开荒种菜，晴耕雨读闲写文章。我就知道，往后余生漂泊在外，与生我养我的故乡越来越远。从母亲离世的那个雨季开始，我便有意从故乡岁月烟火里翻检出些往事故人写成文章。这些文章传至故乡，乡亲们给我极大的鼓励。还在那条圩埂上谋生的儿时小伙伴说，生命如同韭菜，一茬一茬割，下一茬就轮到割我们了。

癸卯年春末夏初，我从在九华山间写就的有关故乡的文章里，挑选五十余篇集成《东圩埂》一书初稿。在整理润色书稿时很是沮丧，一种悲情弥漫开来，如同少年时亲历的滔天洪水吞没了圩心庄稼一样，漫过心田，汪洋一片。暴雨，洪水，白浪滔天，这就是我儿时家乡的底色。祖祖辈辈连年都要与天灾洪水抗争，夺得粮食，活下去。

书稿内容深情固然充沛，篇章亦非虚构。但是，东圩埂上祖祖辈辈人苦难生活却难觅诗意。

初夏时，我带着书稿专程回故乡东圩埂老屋住了一些日子，试图寻觅东圩埂往事故人的“诗意”与激励人的精神来。晨光里，晚霞中，还有星光下，我独自去圩心田埂上走走。白天下田看看耕田、打靶、撒稻种的儿时小伙伴，他们现在都成了圩埂上老人了，依旧在泥巴田里抠碗饭吃，还是那么辛苦劳累。《东圩埂》书稿浸染故乡烟火气息，那些本已落入岁月尘埃里的往事一桩桩浮现出

来，一个个早已离别人世的长辈“活”了过来，他们活着时候的一幕幕情景闪现在我脑海里。独自睡在老屋里，夜闻雨打窗声，尤似那些看着我长大的先辈声声叮咛：仔仔，好好写东圩埂。

人间纵有万般苦难，岁月亦不乏温情。我似乎找到了故乡苦难生活中的“诗意”，发现故乡人超乎寻常的生命力量。圩埂上烟火人家，就圩心那片泥巴田，养育了一代代人。活在圩区的人们生命中总有种超常的力量与韧劲，无惧灾难，笑对生死，带领着一家家、一个个村落走过贫穷与苦难，往生活的高处与生命的高境行走。

我大山一般坚韧的父亲何德顺那么勤劳苦做，头顶天脚踏地，仍然无法周全一家老小生活，我七岁的哥哥、六岁的姐姐先后死在他与母亲的怀里，他心里装的苦水一定比黄连还要苦百倍。如我父亲一样，东圩埂上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那条圩埂，他们一生承载过太多的灾难与伤痛。但是，他们又如山一般坚硬，顽强地用性命跟诸多不幸死磕，撑起东圩埂那一小片天空，让那条圩埂上如我一般的后生们得以存

活下来，长大成人，依靠读书、参军、打工走出那条圩埂头。四十多年前我成为东圩埂上第一个大学生，直到二十二年后才走出第二个大学生，如今有了公派赴美读的博士生了。很多东圩埂后生靠自己打拼，在不同的城市扎根生活。

江山代有才人出，一代总比一代强。

东圩埂烟火不灭，圩埂上的乡亲命运是同时代中国农民的缩影，东圩埂也是万千村庄中的一个缩影。我能在故乡种下文化种子、留下时代记忆，也算是为东圩埂做了件有益的事。

附：何显玉散文集《东圩埂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新年伊始，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何显玉26万字散文集《东圩埂》。这是该出版社在不到一年里，为作者出版的第二部散文集，此前出版了他的22万字散文集《茶溪听雨》。何显玉这部散文集《东圩埂》是他写故乡岁月烟火里的往事故人，分为“一叶竹筏”“捕鱼人家”“三块玉”“父亲的战争”“梦想摇篮”“回到东圩埂”六辑。他隐居九华山写故乡东圩埂的诸多文章中，精选五十余篇而成。

《东圩埂》一书出版后，当代著名美学大家、九十九岁的郭因老先生为此书题词：“《东圩埂》是描写中国农村的一座文化纪念碑，我们从东圩埂生生不息的烟火里可以看到顽强，看到力量，看到光亮，看到善与美，衷心祝愿东圩埂的前景越来越好。”

回家过年 日月

1982年1月23日，年廿九。这天距今已过去整整42个年头。但对我来说，却是难以忘怀。

那天太阳高照，照得人暖融融的。团长和往常一样，只要阳光明媚，他准会在上午11时左右，披着军大衣到团机关前篮球场旁的青石凳上坐一会，晒太阳。此时不管哪一位官兵路过，也不管认识不认识，他总是笑容满面地喊住，唠一会嗑。“小某！”我刚从收发室取回报纸信件经过篮球场，远远就传来一个带有浓厚浙江口音熟悉而洪亮的声音，我闻声赶忙跑步向前。

熟悉和了解团长的人人都知晓，别看他在日常工作十分严厉而虎虎生威，但在平时生活中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和蔼可亲可敬，是全师上下有名的爱兵如子的好首长。

“坐，坐，别老是站着……”“嗯！”团长的招呼，打断了我的思索。接着我俩并肩坐在冰冷冰冷的青石凳子上，唠起了家常。唠着唠着，团长突然问我：“快过年了，想家不？”“想……不，不……不怎么……”我阔别家乡两年多了，哪能不想家呀！每逢佳节倍思亲嘛！军人也不是铁石心肠，也是有血有肉的热血男儿……我刚把心里话说出一个字，瞬间又感到在团长面前说这话不合适，赶紧把舌头一缩，连声说道：“不想家，那是假话！我也是从战士过来的，你们成天想啥，

不说，也休想瞒过我！”团长笑嘻嘻地边用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，边说。我涨红着脸，没敢接过话茬。

“呵呵，想家也没啥！中国不是有句古话说得好嘛，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。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十六岁当兵那年除夕，还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过鼻子呢！”团长仰天大笑。团长这一笑，我紧张的心情顿时一下放松了。我也壮起胆子告诉团长，这几天晚上，老是做回家过年的梦，可一到头头上，却又醒了……

“春节是亲情的团聚、游子的回归，离别的相聚、家人的团圆。虽是习俗，但已有几千年悠久的历史。不管远离家有多么遥远，哪怕远隔千山万水，只要条件允许也会回家过个年，与家人相聚，与家人团聚……这是我们的传统美德，也是我们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血脉与文脉。军人自有军人的情怀，为了万家的团圆，守卫在祖国边防线上……”团长侃侃而谈着。“团长，我懂这个理。请您放心！既然选择军人这一神圣的职业，我就学会了奉献……”我急忙向团长表明态度。团长摆了摆手，笑着说：“道理你懂，我信！我就想问你一句话，到底想不想回家过年？”团长这一问，一下子就把我给难倒了。说不想，那不是心里话；说想，又怕挨团长批评，他批评人，可从不讲情面。

团长看我的神情，笑了：“你不说，让我替你说吧！一定很想回家过个年，对不对啊？”我直点头，“那我派你一个公差，给你七天假，怎么样？”我一听高兴地青石凳上一跃而起，一蹦老高，而且还手舞足蹈着……“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……”“团长，您不会反悔吧？”“军中无戏言！我是一团之长，怎能出尔反尔呢？你回去不光是回家过年，更重要的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去做。”“啥事？”我迫不及待地问。“你得在除夕中午前，到病退在合肥留守处的副团长家去一趟，给他送去团里为他备的年货。”“保证完成任务！”我给团长敬上一个军礼，响亮地回答。

徐州至合肥，仅有一趟直达列车，全程需要五六个小时。伴随着车轮滚滚，我早已归心似箭，眼前不时地浮现年迈父母盼儿归的幸福笑脸，浮现贴门对放爆竹的喜悦情景，浮现出少时除夕守岁快乐无边的情形……五六个小时，短暂而漫长。除夕的早晨，车终于进站。我匆匆下车，背着沉甸甸的行囊，淹没在回家过年的熙熙攘攘的人流中。

立春咏梅三阙

张武扬

诗词

《望海潮·探梅》

林岑烟冷，星辰非昨，轻阴垂野霜霏。飘叶细风，吟窗乱雨，高穹远浦烟姿。檐冻渐融泥。雀喧旧游路，隔岸云低。瘦影珠苞，数梅傲骨寄寒枝。

东篱雁阵催归。任摇花识面，行遍廊回。元日惬心，春信四顾，登临纵目南窥。端不负心期。但放怀今古，豪兴迥飞。欲语芳踪，寄韵簪雪谱新词。

《满江红·画梅》

木落池邀，烟尘扫、凭栏陌晓。窗欲染、冻云绵邈，眩真正好。古埭逋仙无所杳，冲寒艳魄篱边闹。纵梦笔、人腊待香娇，临风耀。

青筠瘦，虬干竦。珠蕾笑，飞红俏。欲探春驿使，著花争早。雪厉冰霜词客咬，骨姿瘦墨梅惊挑。吟烟桥、一雁过南枝，初阳照。

《鹊踏枝·品梅》

错落疏枝梅蕊璨。野径霜轻，旧迹催人远。老树东风残雪浅。流光节序催宵短。

碧漾小池停露晚。乍吐春信，暖翠消冰霰。陌上依稀寻柳岸。低回偶影飞新燕。

冬雪(外一首)

王家富

寒潮袭九垓，	昨夜纷飞絮，
六出北风裁。	今晨仍在飘。
玉絮铺成被，	恰如铺白毯，
银沙撒遍台。	正好盖青苗。
天灰飞雁去，	大地犹滋润，
地白走人来。	农民更富饶。
邀友围炉聚，	乡村皆是景，
花香一剪梅。	不用朔风调。

记忆

